

[試讀本]

Disney

# 冰雪奇緣2

外傳小說

恐懼永遠不會消失  
除非你真的勇敢面對它



## 闇影森林 *Forest of Shadows*

suncolor  
三采文化

卡蜜拉·蓓可 (Kamilla Benko) / 著 亞奇 / 譯

## 序曲

天空清明，森林也醒著。

樹頂光禿禿的枝條被風吹著，像牙齒碰撞般卡答作響。艾倫戴爾王國的公主安娜緊緊抓攏披肩，狂風不斷拉扯她的辮子。她眯眼看向樹叢，就她所知，樹叢不該有眼睛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五歲的公主也不該在深夜裡獨自離開城堡。可是安娜並不是單獨外出，她的姊姊艾莎也在雪白森林的某處，安娜躡手躡腳的靠近樹叢，說不定艾莎就躲在裡面。

艾莎比安娜大三歲，有一雙亮藍色的大眼和羞怯的笑容，淺金色的髮辮總是端莊的垂在背後，她是那種可以一坐好幾個小時又不亂晃雙腿的孩子。大人常誇艾莎乖巧，但其實全世界只有安娜最了解艾莎。在艾莎乖巧有禮的外表下，其實有一顆淘氣愛玩的心，只是平常沒有機會顯露。而安娜很樂意充當擋箭牌，讓艾莎穿上披肩，偷溜出城堡堆雪人、在北極光下玩躲貓貓，也就是她們現在在森林裡玩的遊戲。剛剛艾莎一下子就在樹洞裡找到了安娜，但是安娜則起碼找艾莎找了五分鐘以上，就像一輩子那麼久。

樹葉沙沙作響，安娜捂著嘴免得笑出聲音。錯不了，白雪靄靄的樹叢中確實有人正盯著她瞧。她屏息一步步靠近，她確定那是艾莎，但仍無法撇除是**森林精靈**的可能性。她們的母親伊杜娜皇后常說的床邊故事中，神祕的精靈們就居住在河流中或岩石下。安娜的心跳逐漸加快，如果真是森林精靈，她一定要看清楚牠們的尾巴。安娜一直很想知道，森林精靈的尾巴究竟像馬尾般飄逸，或像狐狸尾巴般蓬鬆，又或是像老鼠般細長？

五彩繽紛的極光在天空舞動著，安娜隱約感受到樹叢後方的人影……她撥開樹葉，頓時看到金色的毛髮，看來不是森林精靈，真的是姊姊。

安娜笑著搖晃樹叢說：「找到妳了，艾莎！換妳當鬼！」

艾莎沒回應。

「我說『找到妳了』。」安娜看著樹葉的縫隙，「按照規則，輪到我躲起來了，妳快出來吧！」

樹叢內的身影一轉頭，安娜這才發現自己弄錯了，在流轉的光線下，她看到的不是金髮……

是白毛！

高大的白狼伸展修長的四肢，異常優雅的步出樹叢，銳利的黃眼珠緊盯著安娜。安娜噤聲不敢尖叫，她低頭看著白狼如馬般龐大的身軀，然後注意到嚇人的狼爪，竟然和她父親安格納國王的盾牌一樣大，但是更可怕的還在後頭……

沒錯，最可怕的是牠的爪子和嘴巴周圍染紅的毛。

紅色。血的顏色。

難道是姊姊發生什麼事了？

「艾莎！妳在哪裡？」安娜害怕的大叫。

白狼一躍而起。

安娜拔腿狂奔。

她的心跳急促如小鹿亂撞，呼吸聲尖銳如利刃，隨著她的腳步越來越快。安娜心想她怎麼樣也跑不過野狼，這時她看見一根高大的圓木，於是迅速的躲在木頭後方，雙手抱膝、盡可能縮小身子。安娜緊憋著氣，即使肺部因渴望呼吸而隱隱發疼，但她仍不想讓細微的吐息，洩漏自己的所在位置。時間一分一秒過去……她成功甩開野狼了嗎？

積雪不知不覺加深，安娜打了一個哆嗦。本來艾莎提醒她不要穿漂亮的綠色披肩，而改穿厚實的棕色羊毛披肩，她真該聽姊姊的話。

艾莎？艾莎在什麼地方？

安娜悄悄的探頭查看，抱著隨時會與野狼打照面的心理準備。但她只看見大樹在雪地上投射出陰森的暗影。起風了，安娜的恐懼感隨著寒意襲來。如果她走在新生的積雪上，野狼可能會發現她的行蹤，但是若不移動，說不定會再也找不到艾莎……

染紅的白。

獸毛上的血。

野狼的模樣在安娜腦海中揮之不去，但她不可能一直躲在圓木後頭。於是她決定把披肩擺在地上，偽裝成五歲小女孩睡著的模樣，然後匍匐離開。一切如預期的順利，她慢動作的向後退了一步、又一步、再一步，在樹林裡小心翼翼的反向移動。母親所說的床邊故事中，森林精靈就是用這種移動方式隱藏尾巴，雖然安娜沒有尾巴，不過她在雪地留下的新足跡，可以掩飾她真正的位置。

安娜低聲的說：「艾莎，躲貓貓是妳贏了，拜託妳快出來吧……」

艾莎依然沒回應。雪下得更大了，安娜趕緊加快速度，穿梭樹林、繞到大岩石後方，想尋找姊姊的蹤跡，希望有任何一點線索都好。但安娜卻找不到半點足印，彷彿姊姊人間蒸發，彷彿……：安娜害怕到不敢再想。

附近傳來狼嚎。

安娜僵住。她知道這個聲音，就和父親的獵犬聞到狐狸時所發出的叫聲一樣。這時，野狼又長嚎了一聲，只是這次的距離感覺較遠。看來安娜的誘餌生效了！她趕緊轉身逃跑，但是風雪越來越大，雪片堆積在她的睫毛上，阻礙了她的視線。

「艾莎！」她放聲大叫，「艾莎——艾——」呼喚聲突然卡在喉嚨裡。

出現在她眼前的不是姊姊，而是野狼。

可怕的黃眼珠再次鎖定她。

野狼為什麼會搶在她前頭？她根本沒空細想，只能逃跑。

安娜狂奔的腳步伴隨著陣陣飛雪，彷彿這個世界只剩白雪、恐懼、寒冷，以及無垠的天空！  
安娜一路衝到懸崖邊才緊急煞停，眼前出現一片漆黑遼闊的虛無，但是潛伏在後方的生物更可怕。

炙熱的呼吸。

鋒利的爪子。

尖銳的獠牙。

「艾莎！」安娜大叫。

艾莎依舊沒現身。安娜心想，如果艾莎到現在仍不出現，一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。突然，一陣劇痛在安娜的肩胛骨擴散開來，因為剛才遲疑太久，狼爪竟然瞬間刺穿了她的背部。

安娜向前踉蹌，跌落了懸崖……



然後醒來。

她眨眨眼，感覺到有一隻冰涼、舒服的手放在她的額頭上。眼睛聚焦後，安娜看到媽媽藍灰色的眼睛閃爍著擔憂，紅棕色的頭髮不像平時梳妝整齊，而是散落在肩上，她的肩膀上圍著一條酒紅色圍巾，邊緣有紫色的流蘇，上頭繡著許多雪花，圍巾內則是一件淡紫色的睡袍。

安娜瞬間彈坐起來，緊張的詢問：「艾莎呢？她被野狼抓走了嗎？」

母親溫柔的摟著安娜說：「安娜，別擔心。她很平安。」

「當時下著雪……周圍還有樹！我拚命的往前跑，然後……我就跌倒了！」安娜餘悸猶存，靠著枕頭努力坐直，「艾莎也在森林裡，但是她不見了，我好害怕！」

父親大步上前，拿著托盤，上頭有杯熱可可，「安娜，妳做惡夢了。」平時父親總是整齊往後梳的金髮卻往兩旁亂翹，就像是半夜剛策馬歸來的模樣。而且不知為何，父親穿著海藍色的正裝，佩戴耀眼的徽章和金黃的肩飾，而不是睡衣。

父親彎身將托盤放在床邊說：「艾莎在她房間睡覺，這個時間我們本來都該睡了。」

事情不太對勁。安娜記得半夜時，她在同一張床上醒來，看到窗外舞動的天空，所以想叫醒艾莎……做什麼事？安娜眨眼，試著用她發脹的腦袋回想。真奇怪，她想不起來任何事，之後的記憶只有惡夢的概貌：山、狼、酷寒。

父親坐在母親身旁，將溫熱的可可遞給安娜說：「喝吧。」蒸氣從杯子裊裊上升，動作和野狼一樣輕鬆優雅。

安娜打了個寒顫，仍然心有餘悸，但她絕不會拒絕熱可可。喝了一口可可後，瞬間溫暖了她的身體和心情。

母親拍拍安娜的膝蓋說：「還記得我之前常說的古老神話《弗利嘉與漁人》嗎？每當我做惡夢時，總想像將惡夢揉成一團，然後丟出窗外，所以弗利嘉就可以撈捕月亮和太陽以外的東西。」雖然安娜記得，但她搖搖頭，期待母親繼續說下去。她仔細聆聽母親說故事，內容述說著：有位自大的漁人不斷撒網想捕捉大魚，卻意外困在星海……安娜最喜歡依偎在母親身旁，母親身上所散發出來的薰衣草香，總能安撫她的心。

惡夢的記憶淡去，現實取而代之：有舒適的臥室、粉紅色的裝飾壁紙、華麗的厚地毯、艾倫戴爾城堡的橢圓形油畫、皇后人像的掛毯、牆上搖曳的燭光。雖然房間內的壁爐沒生火，但餘燼點點的星火有如珠寶般閃耀，身旁有父母的陪伴對安娜來說才是無比的安慰，漸漸的，安娜感到眼皮沉重……

「覺得好一些了嗎？」等母親說完故事，父親輕聲低問。

安娜點點頭，父親笑著說：「熱可可讓一切變得美好。」

「我們該叫醒艾莎。她也喜歡熱可可。」安娜眨眼舉著空杯。

窗外的雲層飄過，房間顯得忽明忽暗，安娜差點錯過父母彼此交換的眼神。

「艾莎在睡覺，妳也該休息了。安格納，你能再拿顆枕頭來嗎？」母親說。

安娜的父親起身走向一張白漆椅子，原本放在牆邊的椅子，現在卻立在安娜和壁爐的中間，地板上則有枕頭和皺成一堆的毛毯，就像是臨時的克難床鋪。

安娜的視線從地板回到父母的身上，通常只有她生病時，父母才會留宿在房間，安娜開口詢問：「你們剛剛睡在這裡嗎？我生病了嗎？」

「妳很健康。」父親淺笑後，拿起枕頭墊高安娜的頭，母親則將毛毯塞得密實點。安娜趁著父母熄滅燭火走向門口時，蠕動腳趾稍微弄鬆蓋毯。

「晚安，安娜。」母親在門口輕聲說，走廊的光線勾勒出父母的輪廓。

「晚安……」安娜的頭陷在枕頭裡，喃喃回應。

光暈逐漸變小，最後隨著帶上的門消失，安娜側耳聽父母腳步聲離去後，轉頭望著窗外。

天空沉睡著，北極光的色帶收在一片片雲層後，但月光依然明亮。月亮就像野狼的黃眼珠垂望在天空，注視著、等待著。只是在等待什麼呢？

寒意再度來襲，安娜拉高毯子蓋著頭，但始終睡不著……

十六年後……

*Sixteen Years Later . . .*

# 第 1 章 安娜的 計畫

安娜三步併作兩步，衝下城堡第二大廳鋪地毯的階梯。

她差點在樓梯的平臺跌倒，但並沒有因此而放慢速度。鐘樓已敲完早上十點的鐘聲，她之前答應艾莎絕對不會遲到。從扶手溜下去的念頭，從她的腦海中一閃而過，這肯定會是最快的移動方式，但她已經二十一歲，不應該做出不成熟的舉動……對吧？沒錯，可是……

安娜放慢腳步。光亮的白木扶手最近才剛上蠟，絕對不會拖慢速度。此外，扎里亞王國所贈送的高跟馬靴還沒穿合腳，所以也不適合奔跑。安娜回頭觀望，附近沒人，好！就這麼決定了，她一把撩起裙襬，跨坐在扶手一路向下溜，輕鬆抵達一樓，緊接著衝出城門，直奔馬廄。

「艾莎！我來了！」安娜喘著氣走進馬舍，這裡只有馬兒咀嚼香甜乾草的寧靜。她撫平黑裙的皺褶，然後確認繫成兩條辮子的棕髮沒弄亂。「我沒遲到！嗯……」她更正，「沒遲到很久，我做了史上最有趣的夢……」安娜話說到一半，開始東張西望。

她的聽眾只有豎起耳朵的皇家坐騎，以及門口有一隻跟著她進來的小灰貓，馬舍內完全不見艾莎的身影。艾莎是深受全國人民愛戴的好女王，通常十分準時。這也太奇怪了吧？安娜撥撥額前的瀏海，仍然理不出頭緒，她完全沒想到自己睡過頭，竟然還比艾莎早到？

小貓開始襲擊安娜的鞋帶，她抱起呼嚕呼嚕叫的小貓，踏進了馬房。也許艾莎提早抵達，決定先去查看近期運送蘋果的情況。為了不嚇到馬兒，安娜謹慎的降低音量喊道：「艾莎？」

「妳找錯地方了。」馬廄的末端傳來友善的聲音，隨後她看到阿克拿著乾草叉，從馬欄門上方探頭出來，頭髮還夾雜著一些乾草。

安娜咧嘴而笑。因為只要有阿克在，她總是情不自禁笑逐顏開。

潔達是負責安排艾莎和安娜行程的女管家，她看著這對姊妹長大。自從三年前，阿克開始定期造訪城堡後，她曾稱許阿克就像採冰人仰賴的山岳一樣，寬大而且牢靠。艾莎則是形容阿克很和善。安娜企圖讓艾莎多美言幾句，艾莎才補上「金髮」這個形容詞。這些全是實話，對安娜來說，阿克不只是「採冰人」、「和善」或「金髮」，阿克還是她最好的朋友（或許超越朋友關係，哪怕他的味道像馴鹿）。不過這也情有可原，因為他最好的夥伴「小斯」，就是一隻馴鹿。

小斯的頭探出馬欄門，看著安娜擺動雙耳親切的打招呼。夏天時，阿克和小斯都在山上為全國人民採集冰塊，雖然安娜曾多次邀請入住城堡的空房，但他們寧可睡在馬廄裡，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。

「艾莎不在馬廄？」安娜彎腰輕輕放下小貓，牠蹦蹦跳跳的跑向其他小貓。

阿克撫摸著小斯的下巴，模仿牠的聲音說：「有人沒用心聽喔！」

安娜對阿克的「小斯語」莞爾一笑。安娜覺得阿克常代替馴鹿好友發言的舉動很蠢，但她很喜歡，所以她依照「小斯」的建議，仔細傾聽附近的聲響。一開始她只聽到馬尾不時甩動驅趕蒼蠅的聲音，以及小貓在飼料槽跳進跳出的叫聲，但後來她聽到奇怪的嗡嗡聲，像是……

「噢！」安娜睜大雙眼，趕緊跑到另一側馬廄的窗戶旁，她馬上看到預期的景象：一小群村民聚集在庭院裡，雖然看不到村民包圍的對象，但她有把握那個人就是艾莎。

艾莎無論在什麼地方，總是有人隨行。潔達總是像節拍器一樣，敲打著巨大滑稽的行事曆，確保艾莎每天的行程。整個上午不停的有人來請示艾莎下午、晚間、明天該完成的事務。所以艾莎的議事廳辦公桌總是無時無刻堆滿文件，安娜只能在潔達領著艾莎赴約時，匆匆見上姊姊一面。

艾莎原本就很忙碌的行程，從上個月開始變得更瘋狂了。因為這個週末，她終於要履行祖父朗拿國王發起的傳統儀式：**世界巡航**。五天後，艾莎會在艾倫戴爾專屬的艾倫峽灣海港出發，預計行經威斯特頓、南洋群島，再往東探索扎里亞、羅雍、查都、蒂卡尼、埃朵拉、托雷司、柯羅納等王國。艾莎即將會見各式各樣的人物，包括貴族、舞蹈家、科學家、畫家、珍貴的雪羊等。

**這趟旅程，艾莎將獨自前往。**

幾個月前，城堡的總管老凱第一次提醒艾莎安排世界巡航的旅程時，安娜還以為姊姊一定會

帶著她去。可是一個月、兩個月過去，眼看著幾天後就要啟程，艾莎卻始終沒有邀請她。而且安娜已經故意製造很多機會，希望艾莎能主動邀約她。上個禮拜，安娜不經意的使用查都語，為此還花了好幾天矯正發音，並暗示艾莎她一直夢想親眼欣賞查都王國的芭蕾舞，並在城堡眾人面前演唱蒂卡尼王國的國歌，由雪寶用紅蘿蔔鼻笛伴奏。不過目前為止，安娜的努力完全是一場空。

但是，今天好像有點不太一樣。

安娜隔著窗戶，皺眉看著更多村民通過城門。他們穿著外套、圍著鮮豔的圍巾，爭先恐後加入艾莎身邊的群眾。

安娜這禮拜絞盡腦汁的計畫，判斷最好的時機是今天早上，也就是在艾莎出發前，姊妹最後一次騎馬漫步森林的時刻。安娜知道艾莎喜歡森林的寧靜，騎馬出遊是個好機會，可以證明自己是一個好旅伴，絕不會礙手礙腳，這時就可以順勢要求艾莎帶她一起上路。不過最大的問題就在於……艾莎幾乎不需要協助。

雖然艾莎才登基三年，安娜便知道姊姊會和歷代的艾倫戴爾國王一樣名垂青史。她擁有人人敬重的王者風範，所有的事情，包括她的魔法力量，似乎全在艾莎的掌控中。今年二十四歲的艾莎，總是一如既往，不費吹灰之力的完成每件事。

「她出現在馬廄後，一直是這個盛況。」阿克站在安娜身旁，看著馬廄窗外，戲謔的看著安娜說，「換句話說，這情況已經持續半小時了。」

「好啦、好啦！我知道我又睡過頭了。」安娜回給阿克一個鬼臉。

在艾莎棄她獨自出發之前，安娜得趕緊想個辦法和艾莎獨處。這時，有東西扯著安娜的腳，她低頭發現小灰貓回來了，看來牠堅持要咬住她的鞋帶。

「阿克？」安娜慢條斯理說，但仍看著巴掌大的小貓，努力不懈的挑戰她的靴子，「我想到一個好主意。你有空嗎？」

「妳找我的話，我永遠有空。」阿克眨眼。

安娜笑了。拉開糾纏鞋帶的小貓後，安娜將小貓放在阿克的懷裡，「太好了！我的計畫是這樣的……」

數分鐘後，安娜離開馬廄，快步的往庭院熱情的群眾走去，當她一靠近村民，就聽到他們圍著艾莎頻頻提出問題。

「女王陛下，鐵工廠的煙囪裂開了，我擔心在冬季來臨前，無法及時修復煙囪。」頂著一頭棕色捲髮的發言者名叫愛達，而她身旁的妻子圖娃，則是更捲的棕髮。她們是西歐手藝最好的鐵匠，以製作最幸運的馬蹄鐵聞名，但現在看來，再幸運的馬蹄鐵，也比不上女王的睿智。

「我先來的！」有一張熟面孔向前擠開愛達，並對著艾莎致敬，「陛下，您承諾最晚秋初會移除我花園裡的石塊，您看……現在已經秋天了！」他手裡還拿著幾片轉紅的橡葉。

「咳咳！」另一人搶著說，「陛下，《村冠》還等著您公布今年豐收節的評審，您心中有人

選嗎？」即使隔著人群，看不到說話的人，聽到這個刺耳的聲音和自恃甚高的咳嗽聲，安娜就知道，他就是那名叫做韋爾的村莊記者，他的一頭油亮黑髮和沾著墨汁的手簡直是絕配。

安娜不動聲色接近艾莎，並趕緊向阿克打信號，倒數三、二、一！

阿克開始在馬廄門口，模仿小斯的聲音高聲說話：「天啊！小斯！你看這窩可愛的小貓，比你可愛呢！」

聽到響亮的聲音後，眾人轉身觀看在庭院裡角落玩耍的小貓，此時的安娜趕緊闖進人群，拉著艾莎跑進馬廄的後方。

「安娜！妳在做什麼？」一過轉角，艾莎激動的說。旁邊有兩匹早已配好馬鞍的馬在此等候，牠們分別叫做哈斯基和芙歐拉，是馬廄裡腳程最快的馬。

安娜笑著回應：「我在解救妳啊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艾莎撥開落在前額的瀏海，提出異議：「村民需要我的協助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安娜點頭，「但是老凱和潔達可以處理他們的需求，更何況妳該在啟程前騎馬巡視最後一遍，確定一切是否正常，不是嗎？再說……」她帶著燦爛的笑容補充，「妳不想陪我兜風嗎？」

即使整個早上都在解決村民的煩惱，艾莎仍然泰然自若。風吹進敞開的門，拍打艾莎藍色開衩的薄紗披肩，拉扯她垂放左肩的魚骨辮。有一瞬間，她看起來就像是歷史書上，常出現的英明

女王，可是下一秒，她就對安娜露出像小時候半夜偷溜出臥室的笑容。

「我想老凱和潔達可以代勞，但下不為例。」艾莎說。

安娜放聲歡呼，立刻躍上哈斯基的馬背，而艾莎費了點工夫，也爬上了尾巴有著黑白條紋的芙歐拉。她們快步離開馬廄和庭院，安娜向阿克揮手道別，被成群小貓包圍的阿克，回以一個燦爛的笑容。

艾莎和安娜跨越了拱橋，呼吸著秋天的清新氣息。後方的城堡佇立在巍峨群山之中，但因有艾莎用冰雪魔法所變出的裝飾，讓城堡在暗影之中熠熠生輝。安娜踢了馬腹後，馬兒開始慢跑，而艾莎也跟進。

艾倫戴爾王國有豐富的自然風貌，崎嶇的海岸、蔚藍的海水和龐大的帆船，船隻多不勝數。這些船分別來自世界各地，也帶來各地的人潮。大家都喜歡這個美麗的王國，也非常樂意跟安娜分享許多不同國家的文化習俗，讓安娜可以藉此協助艾莎做足環遊世界的準備。但前提是，艾莎必須願意帶著安娜。船隻既帶著人潮來，也帶著人潮去，皇家帆船目前停泊在港口，載滿了貨物，現在只等著艾莎登船出航。

她們經過蓬勃發展的村莊時，村民興奮的和她們揮手，自從三年前敞開王國大門後，最大的益處莫過於王室可以匯集人民的意見和想法，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移居至艾倫戴爾，目前村莊人口的稠密度更是前所未見，安娜為此感到雀躍。

漸漸的，她們遠離了民房和商店，現在置身於艾倫戴爾茂密的森林裡。樹葉入秋後開始轉紅，亮黃、深紅、橙橘的秋葉爭奇鬥豔，這些顏色讓安娜聯想到了營火和融化的焦糖，令人愉悅。森林裡的生物也安頓下來，就像艾莎適應了女王的職位。最近艾莎常在議事廳閉關批公文，或是主持許多重要會議，即便她們的關係會受影響，安娜也樂見艾莎發揮所長。這次是安娜難得可以和艾莎單獨相處的時光。

過一陣子後，兩匹馬減速並肩而行，改為愜意的在森林踱步，或許現在是開口的最佳時機。安娜看著艾莎，但她似乎若有所思。

「妳有心事？」安娜問。

「噢，沒什麼……妳知道的，公事。」艾莎抬頭，視線不再停留韁繩。

「妳想與我分享嗎？」安娜說，試著將平時十級的熱情降至八級，「妳還記得父王常掛在嘴邊的話嗎？」

艾莎偏頭說：「妳是指『共同分擔責任』嗎？」

安娜心刺痛了一下，像難以下嚥的麵包屑卡在喉嚨。因為家族的重擔和祕密，似乎都禁止安娜參與。多年前，父親讓石精靈消除安娜所有有關艾莎擁有魔法的記憶，然後再與母親聯合起來瞞著安娜。

而這個天大的祕密，卻在艾莎加冕典禮的當天，因安娜的言語逼迫，導致艾莎情緒失控，冰

雪魔法的祕密才因此曝光，還讓大風雪籠罩整個艾倫戴爾王國。但事後回想起來，這整起事件是安娜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，姊姊艾莎不僅可以真正做自己，也有驚無險的阻止她嫁給一個欺騙她的王子。

「不對！不是這句！」安娜搖頭，巴不得甩開心中的不愉快，「是另一句『人多好辦事』。」

「噢！父王的名言還真不少。」艾莎笑著說。

安娜等著艾莎繼續跟她分享內心的想法，但艾莎似乎另有心事。

「艾莎？」她再接再勵。

「嗯？」

「我有把握搶先抵達空地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安娜催促哈斯基往前奔馳，她的頭髮隨之飄揚，駕馭一頭灰馬就像雪崩一樣：快速、刺激、強而有力。此時，腎上腺素頓時流竄全身，安娜不假思索的放開韁繩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艾莎在後方大喊。

「我在飛啊！」安娜高舉雙手，大聲呼喊。涼風吹拂她的臉龐，也吹去艾莎宣布啟程的消息後，一直盤據在她胸口的鬱悶感。艾莎發出幾聲叫喚，卻被風聲所掩蓋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安娜轉頭。

「有樹枝！」艾莎大叫。

安娜迅速趴下，及時閃避了樺樹低垂的樹枝，然後抱住哈斯基的脖子哈哈大笑。哈斯基噴出鼻息回應，沒有因此打亂陣腳。哈斯基一直是安娜從小到大最親密的好友，他們曾經一起閃躲過更粗的樹枝，跳過更寬的河流。於是，安娜重新輕鬆握住韁繩，讓哈斯基放慢速度喘息。

哈斯基的步伐逐漸變小，換成悠閒的快步，來到一個生苔的空地。聽到身後樹枝斷裂的聲音，安娜轉頭看見艾莎和芙歐拉也有點狼狽的抵達空地，艾莎的頭髮上勾著一片猩紅的落葉，看起來就像是森林之王加冕她成為秋之后。

安娜咧著笑著說：「很好玩吧？」

艾莎拂去散落的髮絲，拿下頭頂的落葉研究後，贊同的笑了：「還不錯！」

安娜感覺心裡升起暖暖的小太陽。

她們接近平靜遼闊的農地，安娜偷瞄艾莎的方向，她終於習慣乘馬，正好奇的打量四周的景色，神情顯得輕鬆自在。也許現在正是最好時機，安娜可以提出那個十萬火急的問題……她們左轉經過一座美麗的果園，鮮紅欲滴的蘋果、金黃澄亮的秋葉，讓全世界看起來好像著了火似的。蘋果！就是這個。

安娜指著蘋果，以漫不經意的口吻說：「妳知道扎里亞的皇旗上有一顆蘋果嗎？因為扎里亞王國一直有項禮俗是賓客送蘋果給東道主。」安娜的口氣突然透出憂慮，「那妳的船上有帶蘋果吧？」

艾莎笑著說：「安娜，我想妳已經確認過了嗎？如果我按照妳的建議帶更多禮物，船肯定會超重到開不出海港！」

安娜撥開眼前的瀏海笑著回應：「如果沒有我，妳該怎麼辦？」她輕扯韁繩，要哈斯基停下，「艾莎，我有件事情想問妳，我能加入……」但安娜還來不及說完，附近就傳來窸窣聲，哈斯基警戒的壓平耳朵。

有一位村民拉著綠色裙襬，氣喘吁吁的衝出樹叢。

安娜一時間認不出來，畢竟最近艾倫戴爾王國來了不少新面孔，但她很快的想起來，這個女孩名叫蘇雲，和安娜同齡，最近開始在附近的農場牧牛。前不久夏天，城堡舉辦營火晚會時，安娜曾和蘇雲聊起她的故鄉查都。當然，這些都是安娜為了環遊世界的行前調查，而幫忙矯正安娜查都語口音的人，也是蘇雲。

蘇雲的個性，向來就跟早晨無風的湖面一樣沉著、恬靜，所以總是輕鬆馴服許多牲畜。可是，現在安娜面前的女孩卻衣衫不整，平時像晒衣繩一樣直挺的烏黑髮辮則凌亂不堪，雙腳還套著不一樣的鞋子，左腳穿著黑色長筒靴，右腳卻是駝色皮靴。可是最令安娜覺得不對勁的，並不是她怪異的衣服或頭髮，而是她的神情。她就像是見鬼似的睜大眼睛、瘋狂的揮手，想吸引艾莎和安娜的注意。

「陛下！」蘇雲低頭向艾莎行禮，「感謝老天，我終於追上你們了。大事不好了！」

第 2 章

# 圖書館室的 線索

「蘇雲！怎麼回事？」安娜趕緊跳下哈斯基，踩著落葉跑向她。

「我的牛出事了！」蘇雲眼眶含淚，她看著艾莎小心謹慎的爬下芙歐拉，然後轉向安娜說，「我的牛……嗚……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……」

安娜張口欲言，但蘇雲顯然比較想聽艾莎說話。

艾莎靠近蘇雲說：「不如妳直接帶我們去看妳的牛，然後在途中說明詳細過程，想到什麼就先說，我們再一起釐清狀況，好嗎？」

蘇雲擤鼻涕並點點頭說：「在那個方向。」她飛快的邁開步伐往前走，兩姊妹牽著韁繩跟上，同時努力的聽清楚蘇雲的故事。

「事情發生在幾天前……」蘇雲啞著聲音說，「我呼喚小牛回家，妳知道的，通常我的聲音就和咒語一樣靈光。」

安娜最清楚了。喚牛，是一種利用高音召喚動物回家的技能，也是艾倫戴爾王國古老的傳統。想要召喚動物，必須要有

充分的練習才能控制得當，不只是輕輕的呼喊一聲而已。喚牛的高音宛如天籟，經常令安娜肅然起敬。她很清楚且深刻的感受到，這股聲音與大地、風和天空一樣，經常給人一種錯覺。蘇雲是村莊數一數二的喚牛高手，從來不曾失誤。每當村民的牛不肯回家時，總是找蘇雲幫忙。

「當我前往草原，試著喚小牛回家，但……」蘇雲垂頭喪氣繼續說，「小牛還是沒出現，即使我吹響羊角號，也一樣沒有任何反應。於是我出門尋找，但是當我發現牠們的時候……」蘇雲越說越哽咽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艾莎追問。現在她們已通過楓樹林，進入藍山山麓的草原，安娜可以隱約看到整齊的農舍以及金黃色的田地，牛群則聚集在白色的岩石旁圍成一圈。

「妳們看了就知道。」蘇雲帶她們接近牛群，安娜發現這些牛根本不是圍著白色的石頭，而是聚在一起昏睡的公牛們。

「牠是埃貝爾，牛群之首。」蘇雲說。

埃貝爾。這個名字勾起了安娜的記憶，還記得一年前的豐收節牲畜比賽，那隻拔得頭籌的壯碩公牛就叫埃貝爾。可是當時那頭公牛的皮毛有如烏鴉般黝黑，但眼前的這頭公牛則一身蒼白。

蘇雲吸氣說：「幾天前，我看埃貝爾出現少量的白毛時，還不以為意，只覺得牠應該是年紀到了，沒想到隔天一大早，牠身上的白毛遽增，沒多久就變成這副模樣。」

艾莎挑眉說：「怎麼會？長出白毛？」她想到小時候，安娜被自己的魔法擊中後，也有一撮

頭髮變成白色。

蘇雲拉著辮尾，咬著下唇說：「陛下，情……情況並不單純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安娜緊盯著昏睡的公牛，牠的大牛角筆直的指向天空。

「埃貝爾這幾天的行徑非常奇怪。牠似乎害怕一個看不見的物體，彷彿看到屍鬼？」蘇雲提到安娜在城堡營火晚會時，也聽到了詭異的聲音，「之後，牠開始在草原驚恐的狂奔，毛色開始變白，瞳孔放大如銅鈴，像黑暗的洞穴一樣無神，最後牠開始呻吟，像遭受到極大的痛苦，昏倒後就一睡不起。」蘇雲撐大眼睛望著姊妹倆。

安娜與艾莎交換不解的眼神，安娜認為睡覺應該不算是件壞事。

艾莎挑眉問：「睡著？」

「是的。」蘇雲使勁點頭，「但並不是一般的睡著，而是沉睡。我們用盡了各種方法，試著對牠大叫、搖晃、潑水，牠就是不醒，而這個情況已經持續好幾天。換句話說，牠已經好幾天沒進食了。」

經蘇雲提醒，安娜這才發現埃貝爾兩側的肋骨突起，身上的白毛讓人可以輕易的想像，牠被陽光曝曬成白骨堆的景象。安娜的手緊揪著哈斯基的鬃毛，如果哈斯基發生同樣的情況，她實在無法接受。這時，安娜覺得她頭髮曾一時變白與公牛白化之間應該沒有關聯，畢竟她的頭髮變白之後，需要面臨的危機是凍成冰塊，而不是睡著。

蘇雲看埃貝爾的視線轉向艾莎和安娜，眼淚滾落臉頰，「我不想眼睜睜看著埃貝爾日漸消瘦，除此之外，其他小牛也都陸續出現同樣的症狀！」蘇雲指著一隻長睫毛的可愛乳牛，牠的眼睛如鐘擺般不停移動，彷彿像追著不存在的事物……或者，只有牠看得見的事物。

「萬一，牛全部陷入沉睡，然後……」蘇雲聲音裡的恐懼再真切不過。

安娜抱住她說：「牠們不會有事的。你放心，我們一定會想辦法救牠們，對吧，艾莎？」

艾莎輕拍蘇雲的肩膀說：「沒錯，謝謝妳告訴我這件怪事。」

我。這簡短的字在安娜腦中迴響。她有某一瞬間以為，艾莎會說出我們。

「我有一個建議。」安娜看著艾莎低聲說，「我們應該去拜訪石精靈。」雖然石精靈的身上布滿青苔，高度也只到安娜的腰際，但他們擁有神奇的能力。佩比爺爺是年紀最大又最有智慧的石精靈，常常趁著極光鬆口洩漏謎底，或是解決疑似魔法所造成的爛攤子。安娜覺得石精靈是協助蘇雲和小牛的不二人選，因為按照她的親身經驗，只要發生無法解釋的事件，最好向超自然的生物求助。

艾莎淺笑的說：「好主意，但我們來得及先查閱城堡的圖書室嗎？或許應該先從圖書室著手，妳記得父王常說的那句話嗎？」

安娜的臉皺成了一團，努力回想艾莎所指的可能是父親哪一句名言，她猜，「安娜和艾莎要隨時互助互信？」

艾莎的嘴角微彎，但帶著些許哀傷，「除了那句之外，他也曾說『過去永遠不會過去』。所以我們應該先去確認以前是否發生過類似的情況，收集可能對石精靈有用的資訊。」

艾莎的論點一針見血，讓安娜突然很期待和艾莎一起在圖書室查資料。她們從小就很喜歡窩在圖書室裡看有趣的圖畫書，以及有關王國、皇室成員、村民歷史等藏書，所以城堡的圖書室裡或許有答案。

「目前妳有方法能減輕症狀嗎？」艾莎問蘇雲。

蘇雲正跪在埃貝爾旁撫摸牠的鼻子，她抬頭說：「薄荷。特有的刺鼻味道，可以讓牛保持清醒，但效果並不持久。」

「薄荷。」艾莎重複，「我會記錄在報告中。安娜，再請妳提醒我。」

待她們確定取得有關症狀的必要情報後，決定先告別蘇雲、埃貝爾和其他小牛，趕回城堡。安娜躍上哈斯基的馬背後，回頭高聲喊：「不要擔心，蘇雲！我保證我們會解決問題。」



下午的時光，安娜和艾莎全部耗在城堡的圖書室裡。目前可以肯定的是，艾倫戴爾王國的歷史中，沒有隻字片語提及牛群長睡不醒的疾病，於是艾莎決定先稱之為「嗜睡症」。

艾莎坐在窗邊翻閱書籍，而安娜則躺在壁爐前的沙發上，尋找有用的線索。突然，一陣敲門聲劃破了原本的寧靜，緊接著是老凱急迫的聲音：「陛下，您在圖書室嗎？」

「我在！」艾莎高聲回道。

雕刻精美的大門應聲開啟，素來冷靜的老凱神色十分慌張，脖子上的領巾起皺，棕紅的眉毛深鎖。安娜頓時打了個冷顫。身為城堡總管的老凱格外重視禮節，兩姊妹總是勸他不要拘謹，但每回依舊堅持行禮，他第一次呈現失魂落魄的模樣。

「老凱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艾莎立刻起身，安娜則放下書，從沙發上彈起。

「壞消息。」老凱上氣不接下氣，似乎是一路跑來，「王國西邊的山羊全部失去知覺昏倒在草原，牧農請您儘速前往。」

安娜感到背脊發涼，她轉向艾莎說：「妳想該不會是……」

艾莎點頭，「很有可能，但我們還沒找到解決的方法。」她的視線從桌上堆滿的書，掃向滿滿的書櫃，再落在老凱身上，顯然拿不定主意。

「妳必須親自前去看，確定山羊罹患的是一樣的疾病。」安娜催促。

艾莎不斷拉扯自己的手指。安娜知道這是艾莎當時為了壓抑魔法力量，戴絲質手套後所留下的習慣。她搭著艾莎的前臂。艾莎低頭發現自己的舉動後嚇了一跳，於是改為雙手抱胸，並朝安娜投以道謝的微笑。

「既然妳擔心，或許我們該分開行動，派阿克和小斯造訪石精靈詢問有用的資訊，而我則會繼續留在圖書室裡找答案。」安娜說。

但艾莎仍猶豫不決，安娜真的很想知道理由。艾莎不滿意她的提議嗎？或者艾莎不放心她負責這個工作？最後，艾莎才點頭說：「很好的建議。我會在離開前知會阿克，我保證我不會離開太久。」安娜聽到後鬆了一口氣，於是艾莎匆忙的隨著老凱離去，獨留安娜在圖書室裡尋找辦法。

數小時過去了，蠟燭的眼淚在桌面形成一灘水渦。可是安娜並沒有察覺，因為她翻閱一本又一本的藏書，努力想找出答案，但依然沒有任何成效。敞開的窗戶吹來陣陣輕風，翻動了攤開的書頁，捲起壁爐的灰燼，也引發安娜的手臂爬滿雞皮疙瘩。過不久，同樣的輕風也將揚起艾莎的船帆，帶她前往遠方。

安娜對乘船旅行沒有安全感，因為七年前父母預計兩週的南海之旅，最後卻永遠沒有踏上歸程。壞消息傳來後的那幾天，是安娜人生最黑暗的日子，尤其夜裡更是輾轉反側。一閉上眼，她就在想像，詭譎多變的海浪捲走父母的情況。哪怕是現在，父母的缺席就如蜂螫般疼痛，仍令她心有餘悸。還好隨著歲月流逝，痛楚不再鮮明，童年的惡夢也漸漸模糊，現在回想起母親悅耳的搖籃曲、父親的風趣和誇大的故事，依舊那麼美好。

這要歸功於她和艾莎重新接納彼此，小時候的艾莎因為魔法而自我封閉，所以安娜只能獨自想念父母。還好自從艾莎敞開心門後，關於父母的珍貴回憶倍增，雖然回憶依然填補不了內心的

缺口，卻有助撫平傷痕。

或許父母再也不會回來了，但現在至少她還有姊姊。從小到大，姊妹倆相依為命，她一直殷期盼艾莎不會獨自丟下她。可是如今，艾莎就要離開她前往旅行了……除非她可以證明自己的價值，證明自己不是傻女孩，不會和走廊的畫像說話，不會承諾與一個認識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漢斯王子結婚。即使安娜知道這些蠢事，並不會影響艾莎對她的愛，但是她依然提心吊膽。

安娜看著佇立在圖書室角落的石雕馬，馬眼無珠、牙齒外露、精雕細琢的鬃毛、逼真的貝殼和海星雕塑，配上怒氣沖沖的表情，外加一雙前蹄豪放不羈的蹬向空中，彷彿雕像上藏有答案。安娜以前其實很害怕這座石雕，她四歲時曾經用光母親的化妝品，試著讓馬看來快樂些，可是母親發現後，立刻帶她離開圖書室，警告她再也不能亂動雕像。年幼的安娜常被警告不可以亂動東西，比如：吉他弦、油畫以及父親的劍……

「哇！這裡出了什麼事？」

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安娜一跳。她的視線瞬間離開石雕，轉頭看向站在門邊圓滾滾的小雪人。

他是艾莎在在加冕典禮上，魔法意外失控所創造出來的小雪人，名字叫做雪寶，和安娜小時候自己編的故事一樣，他有一雙樹枝手臂和一根紅蘿蔔鼻子。多年以後，雪寶成為了姊妹倆的家人，在城堡住了下來，艾莎曾在他的頭上製造一朵小雪雲，防止他融化，但是當艾莎的魔力增強後，則捨棄小雪雲，改用永凍土層的魔法，同樣可以達到良好的效果。現在，雪寶瞪大眼睛看著

圖書室的慘況。

安娜順著雪寶的視線，看向地板隨處擺放的書堆，不好意思的解釋，「將書分門別類堆放，對我來說比較方便。」她先前取書時，沒有意識到她有多麼……熱情，如果以艾莎整齊堆放在窗邊的書為標準，地板的書多過書架上的書，絕不符合艾莎井然有序的作風。

雪寶點點頭說：「很有道理！一般堆雪人也得先從雪堆開始，當然，艾莎是例外。」他指著一疊書，「這些書的主題是什麼？」

「疾病。」安娜說，「旁邊那疊是動物解剖學，再過去是睡眠學。」每本書的標題看似都充滿希望。雪寶移動到最後一疊書後面，稀疏的幾根毛髮正好從書堆的上方露出，並發出疑問，「那這一大疊呢？」

「我還沒看的書。」

「哇啊啊！這疊書比其他的高出許多。」他下了評論。

安娜聳肩。這些書必須等她解決眼前的問題之後，才有時間研讀了。安娜喜歡詩簡潔美麗的意象，也愛歷年的藝術家作品和名著小說，尤其是那些人們追求真愛、踏上冒險旅程、與失散親人團聚的故事。

安娜揉揉眼睛，整理稍微起皺的裙子，發問：「你剛剛去哪裡了？」

雪寶徘徊在書堆裡說：「我去參加村莊圖書館的文學名著講座，內容在講但丁的《地獄》，

故事果然是越火熱越好。」

安娜莞爾一笑。自從永恆的嚴冬過去，在安娜的第一個生日派對之後，她教雪寶識字，雪寶一下子就愛上書中的世界，他沉迷於各種類型的書，尤其是哲學巨作以及……度假書單，他堅稱度假書單和經典文學一樣重要，這點安娜始終無法苟同。

「話說回來，妳為什麼要重新把書分類啊？」雪寶問。

安娜深吸口氣，簡短的說明蘇雲和牛的怪異事件，以及艾莎外出查看山羊的情況。

「看來妳需要幫助。」雪寶扶正烏黑的鈕釦說，「哲學家有一句至理名言：『四顆眼珠子比三顆管用』。」

「哲學家說過這句話？」安娜托腮問。

雪寶帶上艾莎為他特製的冰眼鏡說：「沒錯，哲學家還說『開始是起點』，所以我們必須從『開』這個字著手。」他指了指後方的書櫃，安娜循著他的纖細的樹枝手指，看向石雕後方的中間位置。

「好。等我把這本書看完，你先去找找。」安娜說。

雪寶爬上安格納國王加冕畫像後方的桌子，跳上了石雕馬背，接著謹慎的爬上馬的後腿，撐著身體左搖右擺，奮力伸出手說：「我快拿到了……」

安娜看得出雪寶很吃力，所以立刻起身上前幫忙。

「還差一點……哎呀！」雪寶作為立足點的馬腿，如控制桿般下沉，傳來「喀啦」一聲，緊接著出現齒輪轉動的摩擦聲。圖書室頓時塵土飛揚，安娜別過頭緊閉雙眼，以免吸入過多的灰塵。過了不久後，一切……

寂靜無聲。

「哇！真是難得一見的景象。」雪寶驚呼說。

安娜睜開眼睛後，看見石雕後的書櫃，竟然朝內側開啟，就像一道門。更正，不是像一道門，而是一扇貨真價實的門。門打開後出現了拱形通道，前方通往黑暗。安娜心想：說不定……只是說不定……裡面會有答案，可以協助艾莎找出治療怪病的方法。

安娜內心雀躍的發出小尖叫，她緩慢走進密室，小腿卻不小心撞到東西，痛得她直發抖。看來這裡無論是撞到什麼東西，肯定都會留下瘀青。她為什麼沒想到順手帶支蠟燭呢？她轉身看見雪寶拿著蠟燭，搖搖擺擺的靠近並停在她面前，燭火柔和的橘色光芒映照在他擔憂的小臉上。

他疑惑的挑眉說：「我想你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。」

「的確。你介意與我共用燭光嗎？」安娜說。

「不介意！妳需要燭光才能看清楚站在妳後面的人。」雪寶遞出蠟燭。